

各位好友：

大部份的家庭都不會視犯案為等閒之事和探監是家常便飯。但安德魯的父親是個三合會頭目，因而期望安德魯和他的兄長也加入這個“家庭行業”。而安德魯也記得他從小已經常健身和學習搏擊。因為他知道將來會捲入三合會的街頭惡鬥。

因為一件不起眼的事，一件與三合會無關的事，令安德魯走向完全不同的路。往往那些我們認為無可救藥的年輕人，心中其實有一點火花。假如我們耐心地給他們機會，這點火花便會給他們帶來一個極重要的生機。

我想您們正籌備過聖誕節，這是一個以家庭為主的節日。請同時記掛著安德魯這樣的年輕人，他們正期待著我們的救援，帶領他們走向正軌。

請與他們分享這個節日帶來以歡樂和平安。我現在向您們呼籲，請給他們一件豐厚的饋贈，好使他們的生命能離開黑暗，走向歡樂與和平。 順祝

聖誕快樂



李文烈謹上
總幹事
二零一四年聖誕



蔡潘若棠翻譯

你好，我叫安德魯 (Andrew)，以下是我的 15 歲前的經歷。

我還記起小時候家境算是小康之家，家中有父親、母親、大哥(現年 30 歲)、二姐(現年 18 歲)和我，還有三位工人姐姐。

父母經常要中港來往傾生意，的確令我見工人多過見父母，但另一方面，我想買想要的東西，可說是隨手可得，在這種受到物質「愛錫」的生活當中，由我 6 歲至 10 歲一直都是這樣。

小時候常常想媽媽送滑板給我作禮物，但媽媽總是說擔心我容易跌倒受傷，便買了其他禮物給我，開始我亦漸漸遺忘了滑板這種東西。

小時候我就知道，父親和大哥都是黑社會成員，但對當時的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分別，因為他們都是我家人。當我差不多 11-12 歲那年，聽到家人說有人利用大哥的身份去洗黑錢，經過打官司後大哥被判有罪入獄，亦被凍結了屋企名下不少資金及資產。小時候的我不太明白這種意思，只知道媽媽說屋企的經濟大不如前，零用錢亦少了。

12-14 歲的時候，由於父親和大哥係黑社會，自己亦較容易接觸黑社會的文化及人物，自己亦跟了黑社會大佬。雖然自己有吸煙的習慣，但亦深明白「好打」的重要性，故此都不忘抽時間去練拳，以保持好「打仔」的狀態，以應付突發性的武林大會(黑社會吹雞)。

同以往認識的黑社會朋友出去玩，大多圍繞打機、吸煙、溝女、收靚仔，更有因為要搵快錢而做小拆家賣毒品(K 仔)，每逢有朋友吹雞打交，他們都會「好老友」預我參加。那時，讀中一的我，在這種忙碌的生活中，我番學都常常遲到早退，不久連番學也覺麻煩，直接退學算了。

習慣這種夜出早歸，重覆而漫無目的的生活，開始令到想想 14 歲的我，一生會是如何。看到身邊不少朋友因為打交、犯毒而一一入警局，更有的被判坐監。我二姐亦因犯毒而坐監，令我為自己的未來擔心起來。

第一次來協青社是二姐在入獄前帶我來的，最令我吸引的是各新款的遊戲機，我經常會叫不同的職員陪我打機。開始認識不同的職員，有些教我彈琴，有些較我打桌球，記得有一個蒲吧職員(DADA)拿出滑板來教我，令到我重拾小時候的熱情，小時候放學回家時，經過回家途中的公園，都看見一班踏滑板的青年，在公園不停跳躍，做出各種各樣的花式，這是我第一次認識滑板的經驗，亦是第一次我對滑板產生興趣。

每次來協青社都好想踩滑板，每日下午練習到晚上。那時候每次不是我自己練滑板，身邊多了很多差不多年齡的滑板友，令我有一種想進步同互相比試的衝勁，同時有幾位滑板導師指導我，同我係黑社會練拳的感覺好相似，可以好型，又有成功感，令我每日都想學到新花式，亦慢慢想做到一個專業的滑板手，每日放學都即刻拎起自己新買的滑板去練習，亦漸漸無同黑社會班朋友再聯絡，慢慢專注滑板，愛上滑板。

到最後我不喜歡讀常規中學，完成中一後便轉到“非常學堂”，而滑板亦一直陪住我，更有一個機會比我入到協青社做活動助理，去學習青年工作，我想透過滑板令到其他人認識呢項運動，了解滑板健康與正面的一面，可以去不同學校做表演及教班，用滑板去做青年工作。